



以史为鉴，弘扬优秀传统廉政文化
向党员干部、公务员、机关团体推荐阅读

廉政文化读本

〇〇〇

俭与德共
司马光

李金山◎著



廉政文化读本

○○○

俭与德共



李金山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俭与德共司马光 / 李金山, 薛百春编著. — 太原 :
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5. 11
ISBN 978-7-5378-4602-8

I. ①俭… II. ①李… ②薛… III. ①司马光 (1019 ~ 1086) — 人物研究 ②廉政建设 — 中国 — 干部教育 — 学习参考资料 IV. ① K825. 81 ② D630. 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64010 号

书名: 俭与德共司马光

编著: 李金山

责任编辑: 孙 茜
书籍设计: 张永文

出版发行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

邮 编: 030012

电 话: 0351-5628696 (发行部)

0351-5628688 (总编室)

传 真: 0351-5628680

网 址: <http://www.bywy.com>

E-mail: bywycbs@163.com

经 销 商: 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700mm×1010mm 1/16

字 数: 115 千字

印 张: 10.5

版 次: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1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78-4602-8

定 价: 28.00 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
目 录

第一章 司马光传略 / 001

第二章 俭与德共司马光 / 027

第一节 私 德 / 029

第二节 功 绩 / 051

第三节 悯 恤 / 067

第四节 著 史 / 089

第五节 节 俭 / 105

第三章 司马光箴言 / 133

第一章

司马光传略



司马光（1019年11月17日—1086年10月11日），字君实，号迂叟。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（今山西运城安邑镇东北）人，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，世称涑水先生。他的父亲司马池，官至天章阁待制（皇帝的文学侍从官，从四品）。



司马光像

有子初成

司马光（1019年11月17日—1086年10月11日），字君实，号迂叟。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（今山西运城安邑镇东北）人，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，世称涑水先生。他的父亲司马池，官至天章阁待制（皇帝的文学侍从官，从四品）。

司马光五六岁的时候，有一次他拿了一只青胡桃，请他姐姐帮忙剥掉胡桃的皮，姐姐忙了半天也没有剥下皮，就生气地走开了。

一会儿后，家里的女佣过来，知道司马光想吃胡桃，就舀来一碗开水，把青胡桃放进水里。胡桃经开水一泡，很容易皮就剥下来了。司马光的姐姐从里屋出来，看见他在吃胡桃，就问胡桃皮是谁剥的。司马光说：“当然是我剥的，我想了个办法，用开水一泡，这皮就剥下来了。”

正在这时，司马池走进屋来，狠狠地训斥说：“你这孩子，怎么能说谎话！”原来，女佣替司马光剥胡桃皮的情景，恰好被父亲在窗外看得一清二楚。

司马光知道自己错了，马上低下了头。从此，他牢记父亲的教诲，老老实实做人，再也不撒谎了。这件事是司马光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，对他日后诚实守信品格的形成，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。

司马光的史学天赋，在这时已有表现。他七岁时听人讲了《左氏春秋》，很有心得，回去便给家人讲解。还别说，他小小年纪竟然讲得头头是道，无疑得到了父亲司马池的夸赞。这句经意或者不经意的夸奖，影响了司马光的一生。从此，司马光对史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司马光经常手不

释卷，以至不知饥渴寒暑。这大概也是古代赏识教育的一个成功范例。

砸缸的故事，也发生在这一年。当时司马光正和许多小孩子一起玩耍，院里有一口消防用的大缸，里边蓄满了水。不知道他们在玩什么，反正比较淘气的一位就上了瓮沿，一个不小心失足掉进了瓮里。孩子们都吓坏了，四散逃去。司马光没有，他迅速找到一块大石头，端起，然后用力向那口大缸砸去。缸破了一个大洞，水从那个大洞奔涌而出。掉进大瓮的小孩子因此得救。当时的东京汴梁和西京洛阳一带，有人把这件事绘成图画，取名《小儿击瓮图》，风行一时，流传甚广。

宋仁宗宝元初年，司马光考中进士甲科，时年刚满二十岁。照例，皇帝对新科进士要赐宴（称闻喜宴），参加者要簪花（把花插在帽檐上），这是特殊的荣耀。但司马光生性不喜华丽奢侈，闻喜宴上唯独他不戴红花，同伴悄悄提醒他：“这是皇帝的赏赐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”无奈，他才插上了一枝花。

司马光一开始被任命为奉礼郎（时为虚职，从八品），后出任华州（今陕西华县）判官，一年后因父亲调往杭州任职，于是司马光要求改任签苏州判官事以便侍亲，得到朝廷准许。此后，司马光的父母先后辞世，他守丧多年，因过度悲伤，身子骨瘦得不成样子。丧满，司马光26岁，任签书武成军判官事，改任大理评事（相当于司法调研员，正八品），补任国子直讲。枢密院副使庞籍与司马池是故交，于是推荐司马光为馆阁校勘，同知礼院（礼院副职，正七品）。当时是仁宗皇帝当政，仁宗赵祯是史上最厚道的皇帝，天性仁孝，对人宽厚和善，但宽仁必然少断，只要是非原则问题，皇帝处理的办法就是和稀泥。

司马光做事讲究名正言顺，不随大流，特别爱提意见。仁宗皇帝亲

信的宦官麦允言去世，朝廷准备给以仪仗队。司马光提意见说：“古时诸侯佩着辂马的带饰去朝见天子，孔子尚且认为不可。麦允言只是皇上的亲信近臣，没有至伟的功劳，而赠以三公的官职，给予一品官待遇的仪仗队，这就太不合适了。”至于皇帝听了没有，不得而知。郑国公夏竦去世，皇帝准备赐谥号“文正”。北宋时初年的几位大臣，像李昉、王旦都被谥为“文贞”。到宋仁宗的时候，因为宋仁宗叫赵祯，为了避讳，“文贞”改为“文正”。司马光认为文正是谥之极美，无以复加，而夏竦是配不上这个谥号的。众所周知，夏竦有文武才，政事、文学都有建树，是一代名臣、学士。但是夏竦为人贪婪阴险，陷害名臣欧阳修、富弼，搜刮很多钱财，畜养了很多乐伎。总之，夏竦这个人私德有亏。这次，皇帝和了把稀泥，“文正”改为“文庄”。司马光也加官集贤校理（宫廷藏书校对员，从六品）。

应庞籍的征召，司马光任并州通判（知州副手）。麟州（今陕西神木）屈野河西有很多良田，西夏人蚕食这块地方，成为河东大患。庞籍命令司马光前去按察巡视，司马光建议：“如果在河西修筑两个城堡，派兵驻守，同时招募百姓耕种，粮食多了，价格就会便宜，可以渐渐消除河东高价买进粮食远距离运输的忧患。”庞籍采纳了他的建议。要说这条建议是不错，但好的政策也得有合适的人执行才可收效，偏偏麟州将领郭恩恃勇轻敌，率千余人出城，直奔河西，前无侦察，后无策应，中无部队，只带酒食，不做战备。他们过了屈野河，走到一个叫忽里堆的地方，遭到伏击而大败。庞籍因此获罪去职。司马光三次上书自责引咎，朝廷只是表面上追究了庞籍的责任，不久庞籍重获重用，司马光自然无事。庞籍死后，司马光侍庞妻如母，待庞子如弟，从中可以看出司马光

是一个知道感恩之人。

接着，司马光改任直秘阁、开封府推官。当时交趾（今越南）进贡异兽，叫作麒麟。司马光认为异兽对治理好这个国家百无一用，完全是在浪费；不如用伺候它们的费用，实实在在为国家做些有用的事情。说：“是真是假还不知道呢，即使是真的麒麟，不是它自己来的，不足以作为祥瑞之兆，希望归还他们的贡物。”还献上一篇赋调侃这件事。

仁宗嘉祐六年（1061年），司天监上奏：六月初一京师将出现日食，为六分半。按照惯例，日食被阴云遮蔽，或者实际的程度不及预测的多，公卿百官都要奉表称贺。五月二十八日，同判尚书礼部司马光上《日食遇阴云不见乞不称贺状》，认为日光所照，遍布华夷，阴云所蔽，极近且狭。如果太阳实亏，被浮云遮掩，即使京师看不到，四面八方总有人能看到，这是极深的天戒，不可不察。四方不见京师可见，祸还比较浅。四方都可见而京师不得见，祸就渐深了；太阳象征着人君，天意大约是说人君为阴邪所蔽，灾祸显著，普天下都知道危险，只有朝廷一无所知。以此说来，人君尤其应当警惕，忧念社稷。而群臣相率称贺，怎可说不是上下蒙蔽，欺骗天谴？至于日食没达到预测的程度，只能说明历官术数不精，计算不够准确，应当治罪，也不是值得庆贺的事情。司马光最后说：臣职在礼部，掌群臣庆贺章表，不敢不言。

被任命为同知谏院后，提意见成了司马光的本职工作，真可谓人尽其才。嘉祐六年八月二十五日，仁宗亲赴崇政殿，策试参加贤良方正、能直言极谏。参加考试的有著作佐郎王介、福昌县主簿苏轼以及澠池县主簿苏辙。苏轼的对策入第三等，王介第四等，没有争议；但轮到讨论苏辙试卷时，大家的意见出现分歧。

苏辙的对策言切要率直，大意上说：自从北方息兵，陛下就弃置了忧惧之心，二十年了。古之圣人，无事时常存忧虑，并提前有所预备，所以有事的时候就不恐惧。无事时的忧虑，是为了有事时的不恐惧。现在陛下无事就不无忧，一旦有事，又恐惧失措，臣以为，这不合适。臣听说，近年以来，后宫嫔妃，至以千数。坐朝时没听到征询谋划，在便殿也无所咨访。都是女宠害的。对内则伤害身体，对外则蛀蚀国家，败坏政治。陛下不能说在宫内好色不妨害处理政务。如今国家穷困，百姓怨苦，而宫中赏赐毫无节制；想要就给，大臣不敢谏，司会不敢争。国家内有养官员、养军队的费用，外有给契丹、西夏的进奉，陛下又自挖一大坑消耗剩下的财物，臣恐怕陛下将因此受到毁谤，民心不归。主考官胡宿认为苏辙无中生有、恶意诽谤，打算黜斥。司马光看了苏辙的问答后说：“苏辙有爱君忧国之心，不宜黜斥。”争执到皇帝那里，仁宗又和了把稀泥，下诏把苏辙放在末等。

皇帝家事

仁宗育有三子，可惜都早夭，所以迟迟没有立太子，天下人忧心忡忡，但不敢作声。谏官范镇首先提出这个问题，建议皇帝早立皇储，司马光在并州听到后接着提出建议，并且写信勉励范镇以死相争。现任同知谏院，还恰好赶上皇帝生病，司马光认为有义务旧事重提，便面陈皇帝说：“我过去任并州通判时，关于立储，曾上呈了三个奏章，希望陛下果断切实实行。”仁宗沉思了很久，说：“莫非是想选择宗室作为继承人吗？这是忠臣之言，只是人们不敢提及而已。”司马光说：“我说

这事，自己认为必死无疑，想不到陛下如此开明并采纳。”仁宗说：“这有什么害处，古今都有这样的事。”

司马光退下后一直没有听到准信，又上疏说：“我从前进呈建议，估计马上会实行，现在寂无所闻，未见动静，这一定有小人说陛下正当壮年，何必马上做这种不吉利的事情。小人没有长远的考虑，只是想在匆忙的时候，援立与他们关系很好的人而已。‘定策国老’‘门生天子’的祸害，陛下不得不防啊！”仁宗大为感动地说：“把此疏送往中书省。”司马光见到韩琦等人说：“现在不及时决定皇位继承人这件事，将来万一皇帝驾崩，禁宫中夜半传出寸纸片言，以某人为皇嗣，那么天下人不敢违抗，诸公要考虑清楚。”韩琦等拱手说：“不敢不尽力而为。”

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，近百年后，岳飞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——宋高宗赵构也久久未立太子，岳飞向高宗提议立其养子赵瑗（即宋孝宗）为皇储，遭到高宗呵斥。后来岳飞屈死冤狱，与此次进言也有着微妙的联系。对比岳飞和司马光的不同际遇，真是让人无限唏嘘。

不久，诏命皇室赵忠实（即宋英宗）为宗正，忠实谢辞不就任，于是立他为皇子，更名为赵曙，他又称病不入宫。司马光很佩服赵曙的胸怀，越发觉得此人是国君的不二人选，就给仁宗出主意说：“皇子辞谢不可计量的富贵，竟至于十天一月之久，可见他的贤能远胜他人。按照古礼，父亲命令儿子，儿子就得照做；皇帝命令臣子，臣子就得执行。希望陛下用父子君臣大义责成皇子，说他应当而且必须入宫。”赵曙只好接受了当皇子的诏命，并告诫舍人说：“谨慎地守好我的屋舍，皇上有了后嗣，我就回来。”

仁宗的大女儿兗国公主嫁给了李玮，但两人合不来，皇帝下诏把李

玮调到卫州，李玮的母亲杨氏归其兄长李璋照顾，公主入居禁宫之中。司马光说：“陛下怀念章懿太后，所以让李玮匹配公主。如今李玮母子天各一方，家事穷困潦倒，难道皇上对他家已无顾念之心了吗？再说，李玮已经遭黜斥，公主就没有一点责任吗？兖国公主仍旧住在皇宫之内，这对李家不公平。”仁宗醒悟，降公主为沂国公主，对待李氏的恩泽不减。

皇帝的充媛董氏去世，赠为淑妃，罢朝持服吊丧，官员们送柩下葬，决定谥号，实行封册之礼，出葬赐给仪仗队。司马光说：“董氏品秩本来微贱，临死时才拜为充媛。古代妇人没有谥号，近代制度也只有皇后才有。仪仗队本是用来奖赏军功，不曾施给妇人。唐代平阳公主因有举兵辅佐唐高祖平定天下的功劳，才得以赐给仪仗队。到韦庶人时开始后妃、公主出葬那天都给予鼓乐，这有违礼法，不足以效仿。”当时有司决定后宫封赐追赠的办法，皇后与妃子都追赠三代祖先，司马光说：“妃子不应与皇后同制，袁盎撤除慎夫人的席位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天圣亲临郊外祭祀，太妃只追赠二代，何况是妃子呢？”

后来仁宗提拔司马光为知制诰。知制诰，隶属学士院，即翰林院，“掌制、诰、诏、令撰述之事”，皇帝“乘舆行幸，则侍从以备顾问，有献纳则请对，仍不隔班。凡奏事用榜子，关白三省、枢密院用谕报，不名”，相当于皇帝的高级秘书兼顾问。翰林学士院的长官为翰林学士承旨，但“不常置，以学士久次者为之”，是个论资排辈的位置。以他官入院未授学士，叫做直院；学士空缺，以他官暂行院中文书，叫做权直。宋代有专门给皇帝讲读经文的经筵官，又称讲读官。讲读官有翰林侍读学士、侍讲学士、侍读、侍讲。学士院可以说就是宰相的摇篮。司马光坚决不干，前后辞让达九次之多。最后，朝廷改任他为天章阁待制

兼侍讲、知谏院。

由于仁宗的宽仁寡断，再加上和稀泥，在他亲政的三十年中，两府大臣换了四十余人，都是屡进屡退，大臣一遭到弹劾就换人，俩人互相攻击就双双下岗，君臣不力就换宰相。这有点像现在的中国足球队，前锋不行换前锋，后卫不行换后卫，球场打架的开除，要是还不行就换教练。结果造成即使贤者在位，因不能安于其位，也无法施其才能，做出成绩。这样朝令夕改，一反一复，使“吏无适守，民无适从”，让下面的人感到无所适从，什么事也办不成。司马光对此很是着急，却也束手无策。

嘉佑八年（1063年）三月二十九日，五十四岁的宋仁宗去世了，大宋朝野上下莫不哭号，举国哀痛。《宋史》记载：“京师罢市巷哭，数日不绝，虽乞丐与小儿，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”；宋仁宗赵祯驾崩的讣告送到辽国后，“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”，时为辽国君主的辽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惊，冲上来抓住宋国使者的手号啕痛哭，说：“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。”又说：“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，寄托哀思。”辽国历代皇帝“奉其御容如祖宗”。皇帝当到如此地步，宋仁宗不愧一个“仁”字。

四月初一，曹皇后发布遗诏，让赵曙继承皇帝位。文武百官进入宫廷，痛哭哀悼。韩琦读仁宗遗诏制命。赵曙到东殿接见文武百官，（赵曙）正式即位，是为宋英宗。四月初二，大赦天下，赐给百官爵加一等，奖赏各军。

赵曙想为仁宗守丧三年，命令韩琦代理军政事务，宰相大臣等不答应，赵曙才收回成命。四月初四，赵曙生病，派韩贄等人向契丹报告英宗即皇帝位的消息。四月初五，尊奉曹皇后为皇太后。四月初八，下诏请求皇太后共同处理军国要事。四月十四日，皇太后到小殿垂帘听政，

宰臣又到小殿帘前上奏国事。四月十四日，制作受命宝印。四月十六日，任命皇长子赵顼为安州观察使、光国公。

司马光上疏说：“过去章献明肃皇太后有保佑先帝之功，只因亲用外戚小人，受到天下人的攻击。现在正是摄政之际，大臣中忠实厚道的如王曾，清正纯明的如张知白，刚果正直的如鲁宗道，朴质正直的如薛奎等人，应当信任重用；猥琐庸俗的如马季良，谗言谄媚的如罗崇勋等人，应当疏远他们，这样天下才会信服。”

仁宗遗赐钱物价值一百余万，分赏朝中众臣，司马光带领同僚们多次上奏章，认为：“国家有大忧患，中外困窘贫乏，不可以专用乾兴故事。如果遗赐不可以辞谢，应当允许侍从向上进献金钱以佐助山陵之用。”朝廷没有允许。司马光于是用他所得的珠宝作为谏院的公使钱，把黄金赠送给舅氏，意思是家不藏财。皇太后还政，有关部门确立法式，规定凡是皇太后有所取用，应当审核详情，重行上奏才予供给。司马光说：“应当把属于她的那部分划她使用，并开列数目告诉太后，以防矫诏伪造。”

曹佾无功而被任命为使相，中书省、枢密院两府都迁升官职。司马光说：“陛下想用此来安慰母后之心，但迁升任官没有名义，那么宿卫将帅、内侍小臣，一定会有非份的奢望。”不久升都知任守忠等人的官职，司马光再次争论：“任守忠是个大奸之人，陛下为皇子，不是任守忠的意思，相反他败坏大事，百端离间，幸好先帝没有听他的话；等陛下嗣立皇位，他又变化无常交相图谋，是国家的大奸贼。请求把他斩首于都市，以谢天下。”后来皇帝责贬任守忠为节度副使，安置蕲州。天下为之大快。

治平元年（1064年）农历五月，赵曙病体恢复，曹太后撤帘还政。

赵曙亲政仅半个月，宰相韩琦等人就向他提议请求有关部门讨论赵曙生父的名分问题。当时仁宗逝世已有十四个月，赵曙批示，等过了仁宗太祥（中国古代汉族丧礼仪式之一，父、母丧后两周年举行的祭礼）再议。司马光便上奏：“汉宣帝为孝昭帝的后代，最终不追尊卫太子、史皇孙；汉光武帝上继统元帝，也不追尊巨鹿、南顿君，这是万世永久的制度。”

治平三年（1066年），中书大臣共同议事于垂拱殿，命两制集中讨论濮王应奉典礼之事，学士王珪等人互相观望不敢首先发言，唯独司马光一人奋笔上书说：“为人后嗣的就是他的儿子，不应当顾忌私亲。濮王应当按照封赠期亲尊属的成例，称为皇伯，高官大国，极其尊荣。”议崇既定，王珪立即命令吏员以司马光的手稿作为根据。当时韩琦正在家中祭祀，赵曙特意将其召来商议，当时即议定（赵曙生父）濮王称皇考，由欧阳修亲笔写了两份诏书，交给了赵曙一份。到中午时分，太后派了一名宦官，将一份封好的文书送至中书省，这份文书正是欧阳修起草的诏书，多了太后的签押。

赵曙便立刻下诏停止讨论。同时又将宰相与执政们召来，商量如何平息百官的情绪，以稳定时局。赵曙最后同意了欧阳修等人的意见，将吕海等三名御史贬出京师，司马光据理力争无效，最后自请贬斥。皇帝没有答应。

积弱王朝

当时的宋朝在北面和西北有两个强敌，契丹和西夏。这是两个令大宋帝国君臣时常耿耿于怀、颜面扫地又备感羞辱的敌国。我们都清楚，大宋帝国素号“积弱”，正规军规模庞大、数量惊人，但战斗力几乎为

零，一有战事，就连吃败仗。

仁宗皇帝去世时，西夏国主赵谅祚遣使致祭，并贺新皇帝登基，延州（治今陕西省延安市）差指使高宜押伴进京。到了顺天门，使者要佩鱼、带仪仗，高宜不许，使者不从，高宜就把他们在马棚子里关了一个晚上，不给饭吃，使者出言不逊，高宜就斥责，使者只得同意仍照旧例。过了很久，高宜才答应让他们进宫。等到殿门赐食，使者提出申诉，诏令回延州与高宜辩明。当时司马光与吕海上奏，请将高宜治罪，但朝廷没当回事。此事后由延州通判处理，当时使者质问：高宜说发兵一百万，遂入贺兰穴，是什么话嘛！通判答：听说使者视国主为少帝，高宜才说那些话的；错在你们使者，不在高宜。治平元年（1064年）九月二十八日，赐赵谅祚诏书，告诫他今后要精选使者，无使生事。第二年，西夏人进犯边地，杀害官吏掠取土地。

赵滋治雄州，此前司马光已曾多次弹劾赵滋，说他刚愎狂妄，不可领兵，守边必将坏事。可是朝廷对赵滋喜欢得不得了，越加宠任，命再知雄州（治今河北省雄县；北接契丹）。到这时，契丹百姓在界河捕鱼，在白沟以南砍伐柳树，朝廷认为雄州知州李中祐没有才能，打算另外派人取代他。司马光认为，和西夏的关系肯定是坏了，战争肯定是在所难免了。以帝国的军力和国力，对付一个都吃力，何况两个？因此与契丹如果只是些小摩擦，就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好了，不要把矛盾激化，引起战争，那样国家会吃不消。

宋与契丹与西夏，像极了三国时代的魏蜀吴：三方鼎立，此消彼长。唯一的不同，就是汉人的政权萎缩了，只剩下一个。司马光在上奏折子中把英宗皇帝比作周文王，又把契丹与西夏称作虏，可见他心气有多高！